



好山十里都入画(国画) 旷小津

随笔

烧饼卷的香味

杨璐

老远就闻到喷喷香,走近巷口,一个只有半间屋大的烧饼铺,案上码着刚出炉的热烧饼,外面烤得焦黄,散白的芝麻诱惑地望着你,真恨不得马上咬它一口。记得第一次吃这烧饼,是刚刚搬到小城,东西还没从扳车上卸下来,母亲便迫不及待地给我们买了一个,咬一口,里面夹着翠绿翠绿的葱花,稍许觉着咸了点,还是不由得你极满足。那香脆的滋味,悠悠地留在记忆。

后来才知道,这里的烧饼在全城深受欢迎,小巷因此而得名:烧饼巷。卖烧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听人说是东北人,抗日战争时逃难来到重庆万州,东北的家人无一幸存,就再也没有回去,在这三峡边的小城娶了妻,生了四个女儿,就以卖饼为生。

每天,高大的东北人都在那儿使劲和面团,又拍又揉,时而将面团在案板上弄得咣咣响,然后捏成一小团,加上葱、油、盐,再压成饼状,放在大炉子里去烤。一个个香香的烧饼出笼了,整齐地码在炉边,招引着路人馋馋的目光。尤其是在冬天的日子,清冷的空气里,突然传来热烘烘的香味,陡增一种温暖的感觉。那时的价格是六分钱一个。可是,这对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,这是奢侈的点心。我和妹妹上学时,偶而买一个,一人一半,那香味足以让我们回味几天。

东北人时常在傍晚喝点酒,下酒菜通常是一小碟油炸黄豆,几个水饺,用一个小白瓷杯自斟自饮。喝着喝着,就开始两眼红红的,唱起歌来:

我的家
在东北松花江上
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

两行清泪慢慢地淌过面颊,再流过已经花白的胡须。平时在巷口进进出出的姑娘们,就躲进里间不出来,老婆好在门口和邻居聊天,这时便默默地在店里收拾。那苍老而略带沙哑的歌声,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心里,虽不深解国仇家恨,也不知道什么是乡愁,却有一份莫名的感伤,弥漫在黄昏时小小的巷口,使童年的我有一种不明快的感觉。

老头的胡子慢慢白完了,不再做烧饼,由那个比他年轻的老婆做,他每天搬把椅子坐在门口,不再唱歌,也不再喝酒,泡一杯浓茶,不时咳嗽着,手里拄着拐杖。那烧饼的味大不如从前,但这时已进入八十年代,人们手里的钱多了,饼却更好卖,他们家买了黑白电视,左邻右舍都喜欢去他家看电视。可是,有一天,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开播后,老头在门口用拐杖“笃笃”地敲着地板,嘴里骂着:“日本鬼子——杀了——多少——中国人……”不准看这部连续剧。

烧饼卷不在了,那老头老太都已作古,两个女儿用原来的门面开了饭店,不再卖烧饼。现在巷口有卖油炸饼的摊子,吃着那来了肉的油唧唧的饼子,我好想念那喷喷香的东北烧饼。虽然烧饼店的女儿们不再提起自己是东北人,但每逢从她们的店门前过,那悠远沉重的歌,却老在我的耳边回荡。

新书架

《顶级金融家》

朱丽君

《顶级金融家》这本书是美国最有名的历史学家、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、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·弗格森为西格蒙德·沃伯格所著的一部传记。西格蒙德·沃伯格来自一个曾经庞大而且富有的金融家族,德国(犹太裔)沃伯格家族,一个堪与美第奇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相提并论的“豪门”。

1939年4月,西格蒙德·沃伯格成为英国公民,而沃伯格家族的其他成员因为对纳粹有不切实际的幻想,终于葬送了家族财富和公司(被充公),这决定了他只能白手起家。初来乍到的西格蒙德·沃伯格对英国金融界的传统给予了猛烈批评,建议进行全面改革,充分显示了他对旧有金融体制、运作方式诸多弊端的认识。他的S·G·华宝公司从融资公司转变为投资银行,不仅在战后英国工业企业中寻找业务机会,而且一开始就着眼于复苏中的欧洲大陆以及北美市场,这使得其得以快速提升在伦敦金融城的地位。

西格蒙德·沃伯格毕生是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,认为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欧洲在战略上依靠美国并不矛盾。他在目睹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后,就提出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理念。伦敦得以重新打造为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,与1960-1970年代扮演英国金融诊断师角色的西格蒙德·沃伯格密不可分。

故乡五月的“雪原”

王道清

五月的故乡是洋槐花儿飘香的季节。瞧,村边上那高低错落有致、团团簇簇的洋槐树上那一串串、一团团冰清玉洁的花骨朵儿,霎时怒放开了!只见蜂飞蝶舞,嘤嘤嗡嗡,热闹非凡,好一派“林海雪原”的旖旎风光!这不是童话世界,也不是柳先生虚构的“世外桃源”,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可爱故乡。

我的故乡坐落在绵延八百余里的伏牛山里,山清水秀,朴实无华、景色宜人。她是我孩提时代的乐园!在记忆的屏幕上,故乡给我留下了许多朦胧而美好的画面,但最美的画面是春日里那片雪白的林海——盛开的洋槐树林。

说起这片洋槐林来,村里人忘不了我母亲的功劳。原来我们这个小村子生态环境极好。桃、杏、梨、柿、枣、沙梨、葡萄各种果木应有尽有;松、柏、榆、黄楝、梧桐、中国槐、毛白杨等各种高大的乔木护卫着村舍,万木葱

茏、葱葱郁郁,把家家户户的平房、茅屋都映衬得绿起来,远远望去,只见绿树,不见房舍。房前屋后的树上,栖着各种各样的禽鸟;花喜鹊、蓝喜鹊、斑鸠、黄鹂、吃杯茶、白头翁、大头和尚、啄木鸟……简直是鸟儿的天堂。可是,在那个“钢铁年代”,因全民“大炼钢铁”,这些可爱树木统统成了炼钢燃料,遍地土炉,遍地狼烟,大小树木顷刻之间统统化为灰烬。树上的鸟儿远走高飞,逃难深山老林。我的故乡顿时变得一片苍凉!就在这年的冬天,母亲在“冬至”这天,从伏牛山的山崖里石缝间挖回来十几棵洋槐树苗,种到了村边的一片空地上。我担心在这大冬天里怕栽不活。母亲说,冬至这天树在做梦,栽一棵,活一棵。

冬去春来,大雁飞去,紫燕归来,次年春天,母亲亲手栽下的这些柔弱的洋槐树苗棵棵都成活了,放眼望去,只见一片鹅

黄嫩绿,并且其中有几棵当年绽开了几串花朵。它玲珑剔透、洁白如雪,芳香扑鼻,煞是可爱!这洋槐树的根系繁衍极快,又加上村边的土地肥沃,第三年就蔚然成林,花开时节宛然一片“林海雪原”了。

这洋槐花朵玲珑美丽可爱,气味芬芳,沁人肺腑,而且是一种纯天然美食——可蒸、可煮、可炒,样样可口。特别是遇到对机的一种“天赐”。在“三年困难时期”不少村民得益于这片洋槐林,而解了燃眉之急。后来每每提及此事,村上的父老乡亲在闲谈之中,莫不常常动情地感恩于母亲。如今母亲已离开了我们,可每当这洋槐花盛开之际,我总是“常回家看看”,看看这洋槐花的“林海雪原”,重温儿时的温馨,体味“不知愁滋味”的幸福,拜谒拜谒长满萋萋艾蒿和荒草的慈母的墓地。



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风光(之一)

张云波 摄影

文苑撷英

趣味数学诗歌

夏吟

从前有一位穷秀才,性情幽默滑稽,好玩笑。一次去面店买面,面价是二十个钱一斤,他稍稍思索后把手中一把铜钱扔给店主。店主问买多少钱的面,秀才说:“七个五,八个五,四一五不够又加五。要算清别马虎,省得称面装糊涂。”心想看你给我多少面?不想店主也是个既精巧又滑稽的主儿,眼睛眨巴了几下后就分五次把面称好了。秀才问,你给我的面是多少?店主说:“一斤半,二斤半,半斤半,两斤半(注:旧时,一斤是十六两),算不清回家算,不要耽误我

卖面。”围观的人算了半天才知道,原来秀才拿出100个钱,店主给他称了五斤面。

“前发三十六,后发三十六。中发三十六声急,通共一百八声息。”这是从前杭州的一首《杭州钟声歌》,又是一道加法运算题。三个36相加,答案108声已给出。台州也有一首《台州钟声歌》:“前击七,后击八,中间十八徐徐发。更兼后击三声,三通凑成一百八。”一通钟声是7+8+18+3=36,三通钟声是36×3=108。这是一道加法与乘法混合运算题。

明代弘治年间状元伦文叙,为苏轼的《百鸟归巢图》配诗云:“天生一只又一只,三四五六七八只。凤凰何少鸟何多,啄尽人间千万石。”诗意是揭露贪官污吏对人民盘剥的,又是一道数学题:1+1+3×4+5×6+7×8=100(只),正符合《百鸟归巢图》的数目。

清代徐子云的《算法大成》中有一首诗云:“巍巍古寺在山林,不知寺内几多僧。三百六十四只碗,看看用尽不差分。三人共食一碗饭,四人共吃一碗羹。请问先生算算者,算来寺内几多僧?”这是一道代数题,根据题意,设吃饭用的碗为x,吃羹用的碗为y,其方程式为:x+y=364;3x=4y,解方程式得出x=208,y=156,寺内的和尚共有208×3=624(人)或156×4=624(人)

文史杂谈

古人的婚书

刘绍义

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婚书,是敦煌文献中的唐代婚书。这份婚书分正书和别纸,正书是男方家庭请求婚姻的通婚书和女方家庭允诺的答婚书,内容多为虚话套话客客气气;别纸才是婚书的主体,分别记录了男女双方各自的真实情况。婚书一旦缔结,既得到民间的认可,也具有了法律效力。

但在生活中,毁约的事还是常常发生的。凌濛初《拍案惊奇》第十卷《韩秀才乘乱聘娇妻,吴太守怜才主婚》里就讲到了一个毁约的故事。金朝奉将女儿许聘给秀才韩师愈后,又嫌韩师愈家贫而欲毁婚。韩师愈无奈之下,只好请求太守明断。太守便以婚书可查,聘礼已收,证据确凿为由,将金家女儿断给了韩师愈。上面这个事例,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婚书的严肃性和蕴含的法律效力,但也暴露了女方在古代婚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。婚书一旦订立,女方就没有了毁约权。唐代法律明确规定:“女方仅毁约而没有许婚他人,官府

要杖责女方六十大板,依然维护原来婚约;解除婚约而且别许他人的,要杖责一百;如果女方别许他人且已成婚者,得服一年半劳役。”但男方要想解除婚约,只要提请官府,放弃聘礼就行了。这也算有点经济损失,不需要负什么法律责任。这就是男女双方解除婚约的不同点。从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女人地位之低下。

婚书在我国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,肯定不是从唐朝才开始的。《周礼》中就有管理婚姻事务的“媒氏”负责颁发婚书的记载,说明周朝就已经有婚书出现了。当时的婚书是写在竹筒或木牍上,男女双方各执一半,作为婚姻的凭证和依据。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娶妇》中对婚书的记载已经非常详细了。“凡娶媳妇,先起草帖子,两家允许,然后起细帖子,序三代名讳,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”。婚书依照男左女右格式,分别写上男女姓名、生辰八字、籍贯以及祖宗三代名号等。可见古人对婚书是非常重视的。

周二,下午五点三十分,事实摆在眼前,方宏伟举起名单选人:“罗小希业绩出众,沟通能力极强,必须挖过来。周锐也不错,可以招来做售前工程师,赵勇也可用。”

“罗小希离开惠康的原因存疑,赵勇资质一般。”我看好周锐,招聘的重点应该放在校园,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天才。”

“好,为期半年。如果没有业绩,你便老老实实做秘书。”雷励行的方案看上去两全其美。

“欢迎加入,今晚部门晚宴,你要参加。”雷励行张开双臂,笑着轻轻拥抱骆伽。

周二,晚上八点二十分,“醉之以酒而观其性”,预订晚餐的时候,骆伽便想到这句话。她在网上查询,《将苑》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还有争议,但不管谁写的,这段话都有道理。

聚餐的地点在一九九九餐厅,就在盈科中心楼下。

为迎接雷励行上任,九位销售总监和西北区的几十名销售都到达北京,白天参加销售会议,晚上必须喝得尽兴。

雷励行刚喝完,酒杯又被注满,各路人马川流不息上来,他仗着酒量,来者不拒,脸色火辣辣地泛红。骆伽透过玻璃窗看得清楚,发出短信:“他们要灌你,小心。”雷励行打开手机扫了一眼,投来一个含着笑意的目光。

骆伽发现了蹊跷,他们酒量出奇地好,挤在雷励行周围。方宏伟从人群中退回饭桌,端着茶壶倒人酒杯斟酌着用词:“商场如战场,必须承担极大压力。美女有太多选择,用不着做销售。”

“美女也能得奥运冠军。”骆伽不满意他歧视女性的想法,立即反驳。

方宏伟立场摇摆没有准主意,帮着雷励行劝骆伽:“这行竞争激烈,有不少高手。你这么漂亮,不如找个好老公算了。”

骆伽装着无奈地叹气:“唉,找老公竞争更激烈!高手更多。”

方宏伟被噎住,坐到一边喘气去。雷励行又抛出一个理由:“树林大了,什么鸟都有。”

“所以?”骆伽反客为主,质问老板的老板,咄咄逼人。

“什么样的客户都有,你怎么面对各种各样的骚扰?”辩解是心虚的表现,雷励行今天屡次辩解,十分少见。

“我一边做秘书,一边做销售。”骆伽适时妥协。当双方僵持的时候,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案十分关键。

“行不通,公司没有先例。”方宏伟朝里糊涂地反对。

“在南禅寺啊。”

“唔……”添田低吟一声,“她丈夫长什么样?”

“嗯……不太像是法国人,更像是西班牙裔或意大利裔的。他的头发都白了,皮肤和眼睛的颜色都像东洋人一样呢。”

“那位法国夫人是不是对你特别感兴趣?比如来找你搭话,或是不停地朝你看……”

“没有啊,到了苔寺夫人才和我搭话的。”

“你在酒店拒绝了那对夫妇的邀请吗?”添田问道。

“是啊,总觉得和陌生人吃饭怪尴尬的,而且那天晚上我想吃京都的特色菜‘芋棒’。”

“我想确认一下,中枪的那个人是几号房的?”添田换了一个话题。

“405号。四楼的房间。”

“那法国夫妇的房间是404或406吧?”

“是406号房。”

“发生骚动之后,那对夫妇有什么反应吗?”

“我看见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。肯定吓坏了吧。毕竟出事的就是他们隔壁的房间……”

“那沈先生呢?”

“沈先生刚一大早就退房了。”

添田若有所思地朝天望过去。夜空中繁星点点。

“除此之外,那天晚上你有没有遇到其他怪事啊?”

“还能出什么事呀……”

久美子刚说完,忽然想起了什么。我接了好几通打错的电话。”

“打错的电话?”

“嗯,总共打错了三次。我听到电话铃响,一接电话,说了一句‘喂’,对方就挂了。”

“对方可能是想听听久美子小姐的声音吧……”

然而,久美子并没有意识到添田这句话背后的深意。

添田真想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她,然而,毕竟事关重大。他不仅要考虑到这件事对久美子的影响,还要考虑到对她母亲的影响。即使是无心的话,也可能让这对母女的世界天崩地裂!

最终添田还是决定对久美子缄口不言。他安慰久美子说,这一切都是偶然。

添田通过记者的便利查到了那对客人的信息。丈夫叫罗尔·凡·德,妻子叫艾莲娜。登记簿上写着他的职业是贸易商。丈夫五十五岁,妻子五十二岁。



“输赢”江湖

“输赢”江湖